

收稿日期 2022-03-30

电视剧《人世间》的审美表达及启示

滕慧群¹, 熊忠辉²

(1.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2. 南京大学 媒介拓展战略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电视剧《人世间》充分运用影视表达手段,挖掘人的纵深性,真实地展现了剧中人物的人性;调用隐喻和象征等符号,深刻揭示故事主体的情思演变和情感的本质,表达了强烈的审美生产和艺术创造的自我意识;描绘故事生活场景,演绎人性情义,在欣赏主体和创作主体之间搭建起流畅的对话机制,以真善美的价值鼓舞和引导观众反观自身。《人世间》的成功源于对普通劳动者的“史诗书写”,彰显了艺术作品须具有一定的艺术深度和审美高度。

关键词:《人世间》;审美表达;纵深性;共情;同一性;对话机制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2)03-0073-06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传播变革语境下江苏电视媒体创新发展研究”(20XWB004)。

作者简介:滕慧群(1972—),女,浙江金华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修辞学、媒介语言学研究;熊忠辉(1972—),男,江西临川人,南京大学媒介拓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影视传播、新媒体传播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2.03.040

春节期间央视和爱奇艺同步播出的电视剧《人世间》,获得了多个年龄段观众的喜爱,创下了央视和爱奇艺多个收视历史新高。观众们疯狂追剧,更有很多观众常常为剧情泪流满面。这部电视剧选取中国北方城市吉春的一户普通工人家庭周家为核心视点,围绕周家三个子女的情感生活和命运起伏展开叙事,用一个家庭及其周围一群人的生活历程来体现整个中国社会跨越半个世纪的社会变迁,可称得上是“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剧中的众多人物,经历上山下乡、知青岁月、三线建设等向观众走来,经历过恢复高考、国有企业转型、工人下岗、改革开放等历史时代,体验过个体经营、棚户区改造等事件,感受过香港回归、申奥成功这些大事,人物的发展变化、命运转折,充满着扎实的“年代感”。在恢宏的社会发展浪潮中,周家是时光年轮里的一个小坐标。作品通过周家子女勾连出众生相,徐徐地把“百姓生活的历史画卷”展开。

电视剧《人世间》的成功体现在方方面面,故事情节、内涵意义、人物表现、镜头语言等方面都可圈可点,为观众提供了一场深入人心的审美表达,也给当前影视剧的生产和发展提供了一些思路和思考。

一、挖掘纵深性:多元影视表达手法对人的全面塑造

《人世间》预告片引用《增广贤文》的一句话“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来如风雨,去似微尘”,其宣传海报标识是“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在悲欢离合中抒写情怀和热望”。微尘、烟火,正如一个个普通的老百姓,而他们恰恰是浩瀚历史中的真实而具体的元素,细化、沉浸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在时代坐标轴下变成刻度。影视剧表现的“光字片”普通人的生活,是很多人经历过并逐渐遗忘而又不该遗忘的。《人世间》以共同经历或共同记忆般的故事,唤醒了观众心中的情感以及对生命的领悟,从中可以看到人性的真实以及生命的意义。

《人世间》这部剧的发生时间前后跨越五十年,故事中的具体个人以及人性都会随着时间发展而发生变化,因此,运用各种叙事手法表现人性变化,是这部剧的着力之处。很大程度上,一部剧获得成功并不仅仅在于叙述曲折的故事,更在于表达和挖掘人的纵深性。文学创作理论认为,小说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塑造出圆形人物,把人物性格的多面性、丰满性、复杂性表达出来。这种圆形,通过文字铺陈表现出来,再通过读者的推敲和思考完成。影视剧对人的纵深性表达,一般而言,观众很难反复推敲品味,这就需要主创运用各种丰富的影视手法,引导观众“反射般”感知、领悟审美体验。

对纵深性的理解,可以用照相机拍照来比喻。我们选择镜头长短,然后拍出一张平面的图片,但这张图片丢失了一些内容,这些丢失的内容,就是“纵深”。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场景的纵深,看到一个三维空间,看到平面之外的更多内容,而不是像相机那样把一个三维空间横切成一个平面。对既受纵向观看时间限制又受镜头故事空间呈现限定的影视艺术形式,观众很多时候容易被矛盾和冲突所吸引,却往往忽略内容的纵深、人的纵深。

《人世间》对人的纵深性的表达,很巧妙地利用了场景中事物和人之间自然存在的“关系性”细节,如光、声音、镜头的角度和景深等元素。比如,春燕这个角色,起初是率真且又不失精明的,但后来却为了私利写检举信举报周秉义、扇郑娟耳光。如何表现春燕不同阶段的人性的不同侧面呢?起初,郑娟作为罪犯家属、寡妇,在“光字片”很不受人待见,而已经是公办浴室副主任、受街坊四邻尊敬的春燕,在街道上挽住郑娟的胳膊,一边走一边大声对大家嚷道“郑娟,我姐们!”春燕以这种独特而大胆的方式支援郑娟,不可谓不古道热肠。此时剧中,阳光斜照在春燕的头上,给她披上了一层金光。第十一集中,大家聚在小酒馆读吕川来信赞美北京新环境的片段,具有政治敏感性的春燕脸色凝重冷峻,从秉昆手里抢过剩下的几页信,转身扔进火炉,火炉升腾起一片火焰,她提起水壶盖住火焰,硕大的水壶占满画面。身披金光是对春燕的赞美,黑色水壶是对春燕冷峻的肯定,笼罩的金光、水壶盖住炉膛这些“言外之意”,就是运用了场景之物和行为来表达的“纵深”。

除了光、景别、构图、人物行动线等,对话也是表达人的纵深性的常见方式。比如,周秉昆是善良百姓的代表,他的人生一直平凡,虽时常狼狈,但有很多人都爱他。水自流在产房门外的那句点评周秉昆的话,既讽刺又精准:“我跟他(指骆士宾)看上去不一定像坏人,但是你一眼看上去就像好人。”

《人世间》还运用了许多精致丰满的细节,对人物的纵深性进行刻画,对人物的形象进行塑造,对人物的情感进行突出。周志刚回家探亲第一次见到郑娟时,要求看她的手,镜头是一双变形的手的特写。周志刚与周秉昆谈话时让郑娟出去,郑娟就站在门帘外听着,镜头是她侧身而立的中景以及满脸的泪。郑娟与周秉昆拍结婚照,第一次闪光灯亮起时,她惊吓得矮身抬手遮挡眼睛。盲人弟弟表示要出家时,摸索到郑娟的身边拉她衣袖,她三次无声地小幅度甩开,既舍不得又不得不同意的纠结跃然屏上,正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

这些镜头语言、演员的表情神态和行为动作,都是“有意味的形式”,需要观众静下心来体会。正是透过这些符号,观众可以体悟到“人的纵深性”,看到每一个微光汇集到时代星空中终成璀璨的努力,由此产生感动和领悟。

二、揭示情感性:艺术创造和审美的自我意识的表达

影视剧中,艺术审美应该是自我意识开发的结果。好的影视剧,演员与角色会高度合一,观影者与作品气质会有机融合,在故事内外进行着创造性的沟通、共情。

对影视剧来说,一切剪裁和蒙太奇的组接,都必须符合生命和情感本身的结构,不同画面、画面与声音等要素相互组合,制造出联系与冲突,最终达到超出画面之外的表达效果。

《人世间》中,诸多老戏骨的表演,仅仅是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一句台词,就能让观众瞬间入戏并产生情感共鸣。作品精妙地把叙事蒙太奇和表达蒙太奇等画面连接手法放置在一个生活场景里来完成,不动声色地借助情景中的事物关系,表达和暗示人物(剧中人物与创作者自己)的情感。

如 1969 年车站送别一段,背景音乐《送别》轻缓而哀愁。周妈妈送儿子秉义时,在儿子临上车时唤了儿子一声,把自己攒的钱塞到儿子手里,嘱咐道“穷家富路”再也没有说话,脸上挂着笑容,仔细地端详着儿子的脸,镜头一拉近,你会看到她眼角的泪水,还有微微颤抖的嘴角,以及伸手抚摸儿子脸庞的动作。送老伴时,周父坐在车厢内,周妈妈站在车厢外,隔着车窗只是默默地看着,相顾无言。周妈妈微微低头,从周志刚的角度来看,竟然有种“小女儿”的姿态,这种表现只有在心爱的人面前才展现得出来。1980 年周志刚回家,周妈妈正在看 1969 年的全家福,周志刚站在门口唤了一声“素华”,眼眶里噙满泪水,快步上去张开双臂紧紧拥抱多年未见的妻子,而周妈妈则“僵立”在那里,任由周志刚拥抱但嘴角微笑并发出小声的呜咽。对这一代老年夫妻而言,这么强烈的情感表达,那得需要很浓的思念。镜头随即变焦虚化,东北煤炉上的烧水壶蒸腾的水汽在主画面里摇曳。悲欢离合的情绪,就在演员的一举一动中呈现出来,也在导演精心设置的背景音乐、缭绕的水雾等“隐喻”和“象征”符号里渗透出来、弥漫开来。这种对人间烟火气的捕捉和呈现,《人世间》达到了较高的层次。

《人世间》还善于运用构图来表达和暗示人的情感状态。在第四集中,曲老太太向周秉昆介绍唐向阳,强调他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提及他在自学大学数学。当曲老太太说唐向阳的“妈妈是数学老师”时,曹德宝、周秉昆和吕川其实是站在同一水平线上的,但镜头只给了周秉昆和吕川的中景,没有把曹德宝框进来,这是暗示周吕两人对唐向阳有好感,而曹德宝对唐向阳不感兴趣,从内心就很排挤唐向阳。这个情绪状态在后面的戏份里真切地表现出来了。

艺术来源于现实生活,但对现实意义的阐释,只有通过揭示现实“情感本质”的主体情思才能实现。因此,“艺术作品的真实不仅在于它再现或摹仿了现实世界,而更在于它真切地表达了情思”^[1]。只有主体(包含剧中主体、创作主体和审美主体)才会发现世界和存在的意义,只有生命存在才会驱使人去表达存在的意蕴,只有人才能在自身和现实中发现意义,并通过艺术作品表达出来这种意义。

《人世间》前十几集的故事集中发生在文革年代,作品巧妙地通过具体的戏剧冲突来展现那时的状况。比如表现女知青生活的困苦和面对无法掌握命运产生绝望时,渴望回城的女知青在纸板做的钢琴键盘上弹奏,梦呓般诉说自己的理想,而郝冬梅木然地站在旁边,背景响起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镜头转向屋外的老黄牛,老黄牛回头看了一眼屋里——悲怆激越的交响乐在它听来真的是“对牛弹琴”,镜头随之转向广袤的大山全景。女知青的理想在当时所处环境下不正如此吗,无人懂、无尽的空旷?画面再转场到贵州大山里周蓉所在的乡村小学,一幅画面里,左半

边是周蓉居住的黑乎乎的山洞,右半边是明亮青翠的山林树木。这种在一幅画面里构图的鲜明对比,在形式上引起了观众的视觉刺激,进而形成内心触动,暗示了周蓉对美好生活坚定的向往和热烈的渴望。

《人世间》善于选择并抓住人们现实生活中丰富多彩而又独具特征的现象、场景、事物,进行托物言情式、寓言式的典型概括和提炼,从而艺术地创造出表现生活和情感普遍必然的本质的艺术形象,使人们能透过艺术形象而获得审美体验,并感悟到生活和生命的真实。

三、构置同一性:戏里外对话机制的搭建

歌德曾经说过,在他创作时往往觉得“身外之物即心内之物,心内之物亦即心外之物”。这是在对外物与内心状态进行反复领悟的基础上达到的“同一”,是经由了对内外状态进行了高度选择、删选之后的“同一”^{[2]297}。真正的艺术,“正在于由生活世界进入艺术世界时,保存了生活世界的生命力和丰盈性,又获艺术世界的超越性和净化价值,从而使作家获得一种巡视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自由视界而观察反思生活,在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之时窥见到人生的真谛、世界的本真和生命的本质”^[3]。

《人世间》巧妙地设置了这种“同构”状态,戏里人物的情感生活与戏外事物结构之间,形成了一种圆融的同形或同构。凡镜头所到之处,无论是“光字片”房舍还是屋子里的摆件,无论是演员的神情还是动作,都是编剧、导演和演员等创作者们对剧中人物某种内心状态的真实写照,作品呈现出的情节、细节,无一不是剧中人物内在感情的外化。某种程度上,演员与角色戏里戏外也融为一体,雷佳音和殷桃讲述拍摄花絮时说,演员们在戏外自然地使用剧里的称谓聊天和相处,这种创作状态是“身心的合一”的表现。

学者滕守尧认为:“不管是艺术家还是其他审美者,谁能创造出与特定时期及特定生活方式相对应的生命的形式,谁的作品就能给人以审美的愉快;谁能在审美时通过整体心理因素的参与,领悟到生命的真谛及特定时代生活中最有意味的东西,谁就能获得审美愉快。”^{[2]298}年代剧所处的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性,《人世间》对特定生活方式、生命形式的创造式再现,就是尽最大可能把演员、观众与角色的整体心理因素都调动到故事中,诠释和领悟每个生命的真谛。

为此,剧中的一切存在于空间的东西,都应该成为审美生产活动的表象;而一切思想情感都可以而且应当成为可以看见的、可以触碰的、可以抚摸的。

为了让空间表达达到最理想的效果,主创选择了艰难的路:跑遍东三省选址造景、到大西南实地拍摄。剧组准备了很多旧物件,比如旧的海报、挂历、衣服,存放这些道具的仓库有一千多平方米。而五十年时间里,每个阶段的社会风貌都有其独特性。为准确还原过去五十年里的生活场景,剧组翻阅了大量资料,寻找墙上破损的肌理、寻找特定年代的广告,收集了大量细节性的信息,这些资料足足储存了好几个T的硬盘。

在剧中,无论是低矮的房屋、拥挤的街道、逼仄的炕头,还是人们骑行的自行车、乘坐的电车、使用的挎包、电风扇和茶缸子等物件,没有一样东西不留有人类活动的迹象。这些物件,都是剧中角色内在情感的写照,也是所有经历过那个特定时代生活观众的深层记忆和情感附着物。这些具体微观的空间就是历史真实,是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个时期的特定物,是每一个过来者的心念念,是一个国家不能忘却的记忆,我们能在其中看见世界、看见自己。

真正的艺术形式,都会使作为欣赏者的“自我”感到似曾相识,因为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是形式又是生命。认可《人世间》的观赏者,或欲罢不能、或唏嘘涕下,这种欣赏和观照,实质上是对我们自身灵魂与生命形式的领会。在周家三兄妹和他们的发小身上,我们看到自己曾经的生存、成长的过程,看到我们为之斗争的生活。这是一种经由自己亲身感受的自发式的领会,而不是对

这样一个富有生命的变化和连续的整体作逻辑上的分析和推理。

表面上,这是《人世间》这部作品与“我”(创作者和观众)的相会,但实际上,这是一代人同丰富的生命形式及人类生活自身的“对话”。“对话仿佛是一种流淌于人们之间的意义溪流,它使所有对话者都能够参与和分享这一意义之溪,并因此能够在群体中萌生新的理解和共识。”^[4]

四、启示:艺术作品对审美选择的引导

马克思说过“斗争即幸福”,构成人精神生活的两面,既有奋求、冲突、痛苦、牺牲和发展的一面,又有达到一个人有限目的时的圆满、和谐、安静、停止的一面。这是一个二元对立统一的整体,既包含运动又包含平衡,是一个动态平衡的整体。《人世间》中,周秉昆一心为小家和发小情义而谋,周秉义为大家大义而求,周蓉为自己的爱情和信仰而辗转。在一个普通家庭架构之下,这些情节逐一展开而又收束在“家”这个结构里。剧中多次出现的春节团圆、全家福照片,正是普通百姓追求幸福的坐标点、起点和归宿。

在历史洪流中,《人世间》剧中主角及其勾连的人物(政界高官、商界成功人士以及占大多数的普通工人),他们挣扎、迷茫,但又生机勃发、温暖可触,他们的生活过程曲折痛苦而又激荡人心。跨越五十年的复杂的内在生活被《人世间》的主创整理并有序化,这些合乎生命本性而又具有动态平衡性的艺术形式和内容,使得创作者和观赏者都能把才智和能力置于充满活力的审美生产活动中。从这个意义看,《人世间》为现实主义影视剧的审美生产和价值凝望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样本。在物质高速发展的当代,中国影视剧生产的主流问题,应该是“关注谁、描写谁、歌颂谁”以及如何创造艺术及审美体验。

戴锦华在 B 站上的“戴锦华讲电影”专栏中曾说过,很长一段时间,在电影等文学艺术作品中,劳动者形象的缺失是一个“相当成问题”的问题。但近几年来,《山海情》等一批影视剧开始讲述平民劳动者的故事。《人世间》从工人家庭视角切入,以工人为主轴,突出表现了长久以来大银幕和小荧屏都鲜见的劳动者群像。通过剧情,我们进入上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坐标东北的“光字片”,看到了这里形形色色的而又相当丰满的工人形象。雷佳音也在采访中讲述道,当时看剧本的时候特别打动他的一点,便是可以诠释自己父辈年轻时的经历。

把劳动者作为故事对象,自然,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便是影视剧叙事的着力点。由此可见,《人世间》的叙事笔法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现,与当下商业类型影视剧的快速画像模式泾渭分明。《人世间》很有戏剧性但不疾不徐,随着更多剧情的推进,角色人物的性格越来越鲜活。在这种娓娓道来的叙事中,冒着烟火气、带着生活粗粝质感的细节,是对年代真实质感的还原,也铺就了真正的平民史诗。

《人世间》在宏大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辅以丰富、鲜活、细腻的生活,故事既充盈着人间烟火又有着激扬的理想主义,劳动人民于五十年时代转折中与绵绵苦难进行对抗,即使历经艰苦生活的锤炼但依然展露出至善人性,这是《人世间》的厚重与深刻所在。这种厚重与深刻,通过那些朴素、真诚、饱蘸悲悯之心的人物表现出来,成为最打动观众的所在。

《人世间》成功的意义在于,不仅为观众提供了一次感人的观剧体验,更为影视界提供了一个标本。它彰显了一个道理,影视艺术不仅要有生活温度和娱乐热度,而且要有艺术深度和审美高度。作为大众文化的影视艺术,其艺术价值和娱乐价值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关键在于“度”的把握。艺术价值是评判艺术作品的核心。曾经一度流行的仙侠剧、宫廷剧、宫斗剧、偶像剧等,虽然也为观众提供了更多的娱乐选择,但从生产层面看,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缺少精神和审美,影视剧生产就不具备“为人民”的价值基础。

当前,我们正处于智能化社会,人们生活节奏大大加快,各种思想鱼龙混杂,这就迫切需要影

视等艺术作品的积极诱导。通过影视作品,观众可以看出复杂、曲折和起伏的生命历程,也可看出人类普遍的情感、命运和斗争。只有做到这一点,艺术才能真正产生审美的快乐并起到引导的作用。

艺术作品必须是观众精神生活的营养品,而不是糟粕,更不是通过持续“麻醉”作用对观众产生文化误导和精神控制的“麻醉品”。“任何精神生产在生产其产品的过程中也同时生产着接受它、消费它的对象。也就是说,我们在艺术创作的同时也创造了观众。”^[5]在影视界,我们用什么样的影视作品来创造观众,是个需要思考和践行的根本问题。从这个意义看,电视剧《人世间》无疑是习近平总书记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之后的一个有力的前行者、探索者。

参考文献

- [1] 王岳川.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29.
- [2] 滕守尧.审美心理描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 [3] 胡经之.文艺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77.
- [4] 戴维·伯姆.论对话[M].王松涛,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6.
- [5] 杨洪涛.艺术应为人民,而不是为人民币[N].光明日报,2015-11-23(14).

Aesthetic Expression and Inspiration of TV Series *A Lifelong Journey*

TENG Hui-qun¹, XIONG Zhong-hui²

(1. School of Liberal Arts,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13, China;

2. Institute of Media Development Strateg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e TV series *A Lifelong Journey* displays the multi-aspect nature of the character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eople's psychology through metaphor and symbols; inspire the audience' self-examination with the value of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The play is an epic of common laborers, with profound artistic and aesthetic significance.

Key words: *A Lifelong Journey*; aesthetic expression; depth; empathy; identity; dialogue mechanism

〔责任编辑:王建霞〕